2020.12.25 星期五
责编 曹建平 | 版式 小凯 | 校对 王欣
江南晚报

私人语录

留在时光里

| 赵怀忠 文 |

这些日子，随着天气渐冷，曾经习惯每天清晨和晚间在湖边散步吹风的我，外出的频率就明显少了很多。只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，一个人安静地站在阳台上，临眺一抹夕阳下百米外波动的太湖，这样望着想着，突然间就有了去湖边走一走的念想。

临近湖边的便道上，铺着一层稀疏落叶，一阵风儿吹过，坚守在树梢上仅剩的那几枚树叶也次第飘摇着落了下来，不经意间和一地焦枯或青黄相间的落叶一起装点了这江南的冬色。天色渐暗下来，摇曳的芦苇深处，不时有“嘎嘎嘎”的声音发出，在不远处，只见三只小野鸭一边“嘎嘎嘎”地应和着，一边向着临岸的芦苇游来。原来，天黑了，小野鸭要归巢了……

小野鸭要归巢，年过半百，我却不知道我回家的方向又在哪里？在外漂泊多年，这种感觉会时常有之。想想我只身一人来到无锡一晃也有30年了。30年来，似乎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，让回家的车票在一次次订了退，退了又订的不经意中打了水漂。特别在父母相继离世后，我回老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了。前些日子，父亲80冥寿，按照老家风俗，是一定要回去做法事庆贺的。那天回家，当我打开老屋锈迹的铁锁，推开斑驳的木门，站在老房子里时，我的心瞬间像被什么东西撕扯了一下，有点痛却似乎又想努力地把它给拽回来。

老屋里，除了已经散架的一张古床和几件破落的木柜子，再无其它家当了，就连墙壁和地面都还是起初盖房时水泥抹面的样子。我就这样在堂屋和东西两个房间之间来回不停踱着步，我的心连同这空荡荡的房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停靠下来的地方。就在我关门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几乎是在抬头的一瞬间，我的视线触及了贴在墙上的三张立功喜报。这三张喜报是我从军医改行到基层连队工作时获得的荣誉。记得邻居们告诉我，每一次村里敲锣打鼓送喜报，我母亲都会像家里办喜事一样，给左邻右舍发送糖果，盛情挽留送喜报的村干部在家吃饭，尽管是病后初愈，可每次忙碌，母亲都会开心得像个孩子……这样的场景过去快有20年了，可是每每想起那段难忘时光，想起无论春夏秋冬，母亲只要知道我回家，就早早站立村边桥头左等右盼的神情，我的心头瞬间就会滚过一阵长长的暖流。沉浸在那段幸福的时光里，有母亲盼我回家的喜悦，有我午后阳光下趴在母亲腿上享受掏耳朵的绵绵母爱……

留在时光里的感觉不光是幸福的，也一定是自由的。我有位在无锡外企任职的好友，尽管也是40出头的年纪了，但他总是不甘生活的平庸。因为喜欢旅游喜欢冒险，于是，他花了20多万块钱买了辆进口越野摩托车，大江南北、全国各地任由穿行。他告诉我，每次戴上头盔远行，无论是沿途的风景、村寨的风情，还是骑行时遇到的趣事，每到达一个目的点，他都会收获一种享受骑行时光的成就感。他说，每一次骑行，都是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之旅，他非常享受这样的自由之旅。两天前，他打我电话说，他骑着“座驾”又回了趟老家河北。我吃惊地问道，这么冷的天你不冷吗。电话那头，他哈哈大笑，老哥，除了是全副武装，因为做的是我向往的事情，我心里可热乎着呢！电话这头，爽朗的笑声听着就给人满满的幸福感。

几天前，我看到一则新闻。说的是浙江义乌一对中年夫妇辛苦打拼白手起家。丈夫在过去不到10年时间，多次借钱给朋友，资助生活困难的人。妻子吐槽丈夫为“泡哥”，说他宁可自己吃泡面，也要帮助别人。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，憨厚的丈夫说，别人跟他借钱一定是有难处，人家相信自己，开了口就别凉了人家的心。再说，看到别人有难处，不去帮一把，心里也会难受。至今借出去的钱还有20多万没有还回来。他说，即使这20多万还不回来，他也不会后悔，想到在艰苦的日子曾经帮助过别人，自己心里就会有一丝欣慰，他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。赠人玫瑰手留余香，帮助过别人，他的内心是敞亮的、温暖的。

虽说流光容易把人抛，但每一段经历的时光都会在红透的樱桃上留下岁月的印记。日子向前，时光不断，留不住的是岁月，留下的是感恩的亲情、生活的美好以及成长的思考。就如此刻，湖边的风有点大，吹在身上尽管有种寒气蚀骨的感觉，但我还是想停下来，留在这片刻的时光里，在月光下看野鸭归巢，在夜色里听湖水拍岸，在停留处问心灵何去……

冬的音符 摄影 刘国良

你我他

衣衫往事

| 孙晓晖 文 |

吃饭、穿衣，人生的两个大问题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穿衣问题，同其它许多问题一样是有计划规定的。资料显示从1954年9月开始，商店里的布料要凭证供应了。当时，有关部门每年会按人头发给一定数量的《棉布购买证》（俗称布票），票面分别有1寸、2寸、半尺、2尺、5尺、10尺不等。无锡地区城镇居民每年每人16尺。从那时起直到1983年12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布票，纺织品实行敞开供应，布票才完成了历史使命，成了文玩市场的一个收藏品。回看国人在这近三十年时光里穿衣问题上的林林总总，顿觉历史打开了一扇饶有兴味的天窗。

那年月要添一件新衣服可不容易。攒够了钱，还必须攒足了布票，到商店的布匹柜台剪好布，然后找个裁缝铺请裁缝师傅给你量身定做，这样你才算拥有了一件新衣服。那时的人们对这来之不易的衣服真是爱惜，所谓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因此，当时大街上穿带补丁衣服的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。

当年还有一种做衣服的方法，叫“请师傅”，即剪好了布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来，一家大小根据需要做若干数量的衣服。这么做的好处是既省料又省工钱。记忆中我家有过这样一次“请师傅”的经历，那年我12岁，快过年了，家里的哥哥姐姐都在长身体的年龄，穿了几年的棉袄棉裤都快穿不上了。因此，妈妈决定“请师傅”。那天一早妈妈叫我陪她去买菜。出门遇到邻居大妈打招呼：“杨老师啊，一大早去哪里啊？”妈答道：“嗒，今天我家请师傅，去买点菜。”大妈说：“哦，那晓晖有新衣裳穿了。”说到“请师傅”，妈妈那喜滋滋的样子，好像觉得很有面子似的。

有新衣服穿了，我当然也挺开心。谁知在去菜场的路上妈妈对我说：“今年就不给你做新衣服了，姐姐的棉袄还是半新的，就给你穿，你的就给妹妹穿。”我一听就生气了：“为什么她穿旧了的给我穿，不行，我也要做新的。”就这么吵了一路。回到家我又哭又闹，可妈妈就是不松口。后来我揪住爸爸评理，最后还是爸爸想了个法子，他说：“棉袄旧点没关系，做一件新的罩衫罩上，不就像新的一样吗？”最后我为了挽回面子，我说：罩衫面料必须让我自己选。我记得妈妈给了我5块钱6尺半布票，我在跨塘桥下的第三百货商店布匹柜台，选了一种黑底白花的棉布，做了一件当时流行的中式西做的罩衫。这件衣服来之不易，我穿了好多年还舍不得丢掉。

我记得我在前洲读高中时还曾自己学过做衣服。那是在一个暑假里，我忽然萌生了学做衣服的念头。家里缝纫机是现成的，我先从简单的短裤、圆领衫做起。记得第一条短裤是给我爸做的，因为爸爸是我学做衣服唯一的支持者。他说：“学做衣服好，学点本事‘技多不压身’嘛。”他穿上了我的第一件“杰作”后竟然还赞不绝口。可是我做的第一件圆领衫就没有那么好的结果。我给姐姐穿，她一口回绝说：“我可不要穿你做的衣服。”给妈妈，可妈妈说：“我有我有，你给她们去吧。”妹妹平时最听话了，可是当我向妹妹推销我的圆领衫时，居然连她也嗫嚅嘴嘴说：“我，我不爱穿圆领衫，还是你自己穿吧。”结果还是我答应将我的一只漂亮的发夹搭送给她，她才勉强把圆领衫收了下来。我的“产品”白白送人竟还要搭上点东西才有人要，这大大挫伤了我学做衣服的积极性。在我将要放弃时，一次意外发现又将我做衣服的信心勾了起来。

一天，前洲街上有户人家来了一老一少两个香港亲戚，那年轻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她身上的那件短袖衬衫的面料、款式顿时引发了街上年轻女孩们的热议。好漂亮哟！在一片望衣兴叹声中，我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呢？”可是对我的提议，除了阿秀，别的姑娘都摇头：“我们哪有这本事啊”“你就别糟蹋布料了”。她们的不以为然反而激发了我那不服输的拗脾气。说干就干，那几天我同阿秀老是去那家人家套近乎，其实是为了仔细看看那女孩的衣服；同时找来《裁衣入门》进行恶补；我还托关系花了2块5毛钱从供销社买了一段零头布。那时的零头布可是紧俏货，它既便宜又不要布票。

万事俱备，我的时装工程就开始了。我将几张报纸粘起来，然后照着书上的图样一片一片出样，再将纸样覆盖在布上小心翼翼地划线裁剪，然后将片料拿到裁缝店去拷边，接下来就开始上缝纫机做了。花了一整天功夫，一件漂亮的“时装”做成了。“时装”面料是湖蓝底配上灰黄两色的细格，款式是一种带尖角的铜盆领，身子是上下两截中间加腰箍、前襟打折、腰身打折（这两处是最关键也是最费功夫的）。当我穿上自己亲自制作的“时装”站到镜子前一看，大了！怎么会大了呢？我明明是按我的尺寸做的呀！后来我找来阿秀叫她试穿。阿秀早熟，个子比我高，身体的各个部位该凹的凹该凸的凸发育得很丰满，她一穿上我那“时装”，顿觉眼前一亮，哇，太漂亮了！我的“时装”把一个青春少女迷人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。“晓晖你真行，我都不想脱下来了！”“你穿比我穿更合身，就送给你了！”我爽快地说。她高兴得跳了起来。阿秀性格有点张扬，那几天她常常穿着“时装”在街上招摇过市，不少人向她打听“时装”在哪里买的，听说是我做的，竟有人来求我帮她也做一件。那时学校开学了，我哪有时间啊。

“逝者如斯夫”。困扰人们多少年的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年轻时憧憬的物质丰富的时代已经到来。今天人们的穿衣问题简单多了，商场里各色时装琳琅满目、应有尽有。自从电商进入千家万户，那就更简单了，拿起手机点一下，你心仪的服装即有人给你送上门了，谁还会去商店剪布做衣服啊。因此如今商场里的布匹柜台都不见了，无锡当年那几家专门出售布料的著名品牌商店“世泰盛”“时和”等也许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里。我的故事不知道能否引起当今年轻人的兴趣，但是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，心里总会有种难以言说的感觉，酸酸的。